



**陳之藩**，北洋大學電機系學士、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理學碩士、英國劍橋大學哲學博士、劍橋艾德學院院士。曾任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副研究員、休士頓大學教授、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教授、波士頓大學研究教授；現任香港中文大學電子工程系榮譽教授。著有電機工程論文百篇，《系統導論》及《人工智慧語言》專書二冊；散文集有《大學時代給胡適的信》、《蔚藍的天》、《旅美小簡》、《在春風裏》、《劍河倒影》、《一星如月》、《時空之海》、《散步》等。選入香港中學中文教科書者，有《寂寞的畫廊》等四篇。

上個世紀 80 年代末，我到中文大學任教已有兩、三年了，才認識邢慕寰教授。他那時是研究院院長，我是電子系的系主任。為了電子系要設博士學位，才特別與研究院院長有所往來，當然以前在教務會上常有開會時的相值。

為了博士學位的創立，我們必須交換些意見。而他並未直接向我述說他的意見。他的意見，是我們有過幾次的漫談後，我才悟出的。他的意思是既名為中文大學，應該是中文系先有博士學位，而中文系正在籌備中；也就是電子系可以略遲些。如此，才是名正而言順。但他並沒有這樣說出來，而是與我慢慢討論。我說：「我們電子這一行的時間常數大概最慢是一秒鐘，快些的都要乘以負多少次方了。比如米的負三次方、負六次方、負九次方等。而中文系的時間常數動輒五千年。我們不在同一個時間常數的範圍裏。」他說：「從美國來的教授，總是愛開玩笑，我們說完了正事，再說玩笑好嗎？」

我說的都是大實話。中文系也要作些充足的準備，需時或者略長。主要的是他們甚少外國的制度作為參考。而港大的中文系大概是另有定義，我們與他們也很不相同。中大電子系不好等待的原因，是好學生都跑到美國去了。而這裏真有不少好學生！我來中大前那三個暑假在 MIT 做客座科學家。那裏的大學部之前三名，無例外的總是香港去的。也是因為當時台灣的高中生不許出國；而內地那些年正在文化大革命之中，是學生以繳白卷為榮，教師要向學生認錯的時代。而我們中大電子系的學生，在大學畢業以前，就有些在很有水準的學刊裏發表他們的論文了。這些有研究才能的青年，剛剛畢業，就被美國大學搶了去。我們應考慮些留住他們在香港

## 儒者的氣象

## 紀念邢慕寰教授



**余光中** 1928 年生於南京，原籍福建永春。1952 年大學畢業，20 世紀 60 年代初至 70 年代初，先後在台灣多間大學任教，曾任師範大學英語系教授及政治大學西語系主任。期間兩度赴美講學，為期四年。

1974 年至 1985 年任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教授，1975 年兼任聯合書院中文系系主任。在港期間曾任青年文學獎、市政局中文文學創作獎等多個徵文比賽及校際朗誦節的評判，也曾擔任青年作者協會顧問。1984 年至 1985 年間，所譯王爾德喜劇《不可兒戲》由香港話劇團演出二十七場。

余氏曾獲得多項文學獎，包括 1984 年第七屆吳三連文學獎散文獎、1985 年《中國時報》新詩推薦獎，以及 1990 年國家文學獎之新詩獎。此外，《傳說》及《小木屐》亦曾獲台北新聞局金鼎獎歌詞獎。

1985 年 9 月返回台灣高雄。現任國立中山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的榮譽退休教授。

「傳抱石的世界」畫展，大而至於 359 公分寬的〈九老圖〉，小而至於 28 公分闊的〈唐人詩意圖冊〉，一共展出傅氏的代表作一百二十餘幅，是近年台灣藝壇的一大盛事。先後兩次，我專程北上，入屠門而大嚼，總算親炙了中國現代繪畫最富古典詩意的這位大師。能夠如此密集地恣賞到這麼多傑作，我的快意幾乎像 1990 年在荷蘭飽覽梵谷的百年大展。湘夫人脈脈的眼神一路從台北，不，從洞庭湖睇我到高雄。

傅抱石高超的藝術，在山水與人物兩方面都有貢獻。他的山水不但獨創皴法，而且善於布局，一圖之中不但氣吞大局，而且精營細部，能放能收，亦秀亦豪。例如〈攜琴探幽〉一幅，無論布局、色調、皴法都渾然一氣，高奇清古之中透出飄逸的神韻。我神遊其中，幸福有如仙人。

傅氏的人物多取自傳說、歷史，或文學藝術。無論是屈原的沈鬱、文天祥的忠貞、懷素的出神、謝安的自在，他腕下的人物，傳情首在眼睛。無論是表情或體態，勾勒或用色，他的人物畫都寧苦不甜、寧澀不滑、寧拙不媚，總之都不落俗氣。

## 腕下誰能招楚魂 台北傅抱石畫展觀後



Professor **Charles K. Kao** is generally regarded as the Father of Optical Fibre Communication. He was Director of Research at the Corporate Advanced Technology Center of the International Telephone and Telegraph Corporation. Professor Kao joined United College from 1970 to 1974 as the first professor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and Chairman of the Department. Appointed as Vice-Chancellor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from 1987 to 1996, Professor Kao made substantial contribution to the University's growth and development. Major efforts were made to promote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to strengthen academic linkages with centres of excellence worldwide and to enhance liaison with commerce and industry.

**高錕**教授是國際公認光纖通訊的創始人，主理美國國際電話電訊公司先進科技中心之研究工作。1970-1974 年間加入聯合書院，為本校首任電子學講座教授，且獲委為系主任。1987-1996 年出任香港中文大學校長，促進跨學科研究，加強與國際學術機構的聯繫及工商界的合作，提高教研水平，成就卓著。

## THE ROLE OF ELECTRONICS

### Introduction ■ ■ ■

**We** are in the middle of the “Electronics Era” – an era in which we have moved from unknowingly and implicitly using the electrons to knowingly and explicitly using the electrons. The transition has spanned a number of generations. We are now at a stage when we can see how the explicit harnessing of the electrons has broadened our horizon and created a new society – a new stage of our civilisation. What then are examples of electronic applications, in which fields do they exert their influences and how do they affect society? Let us take a closer look.

Among the earlier electronic devices is the thermionic valve. A particular form is the triode, which consists basically of a cathode which emits electrons, an anode which collects the emitted electrons, and a grid which controls the flow of electrons from the cathode to the anode. The entire

# 電子的角色



**黃坤堯**，中文系教授，1982年加入聯合書院。現任聯合書院出版委員會主席。著有《翠微回望》、《清懷三稿》等。

## 一、洽川古意 ■■■

以前讀《詩經》的時候，第一篇就是周南的〈關雎〉，所謂「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在這麼一個春意盎然的早上，一雙一對的雎鳩在黃河的沙洲上發出求偶的鳴叫，而君子淑女成雙成對的恰好也在這裏相遇了，成就了一段轟動千古的美好良緣，而中國的文學就是從這裏開始的。此外，讀到秦風的〈蒹葭〉，「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原來愛情就躲在這麼最不經意、若即若離的時空裏面，大家都在不斷的尋尋覓覓，跟着就發現了宋詞「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的境界，千載的情緣，分外動人。讀這些詩，旨在捕捉一剎那的美感，就像穿越古老的歷史一樣，不留任何痕跡。至於周南的河洲在哪裏呢？秦風中的蒹葭又是甚麼地方？文學史上一直都說不清楚。因此周南的〈關雎〉、秦風的〈蒹葭〉，原本都只是古典文學中的一塊淨土、一種象徵，就像桃花源的世界一樣，不可能在現實的世界裏出現，更不希望出現，從而可以保留永恆的想像空間。沒想到，忽然有一天，周南和秦風古典優雅的人文世界竟然如實的展現在我們的眼前，行過了萬里路，書中的想像也就化成了真實。這又是一番多麼奇妙的感覺啊！

2006年3月20日至24日，我應邀出席了「詩經發祥地國際考察團洽川研討會」，由合陽縣人民政府出資主辦，中國詩經學會協辦，這是一次別開生面的研討會。此次研討會並不要求大家即時發表論文，大家來到洽川，就能感受到一種獨有的山川風貌，跟《詩經》的作品相互印證，古老而又純樸，十分親切。由西安去合陽，大約兩小時，走的是新修的公路，寬闊平坦，可是車流及物流不多，並沒有多少輛汽車在公路上奔馳，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空空蕩蕩的，顯得有些荒涼和寂寞。尤其是經過金水溝大橋的時候，從巴士下望，竟是一大片高低突兀、坡陀起伏的深溝高

# 歷史在這裏相遇

# 快樂的普羅旺斯中文教師朋友們



方梓勳教授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後遠赴加拿大升學，分別於約克大學和多倫多大學取得文學碩士和文學博士學位，曾任教多倫多大學和約克大學多年，現為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系教授和系主任，聯合書院教職員並擔任書院出版委員會委員。方氏發表有關文學和戲劇論文近百篇，編著有《香港話劇論文集》、《香港話劇選》、《香港話劇訪談錄》、《廿一世紀的華文戲劇》等，英譯作品包括高行健的劇本集 *The Other Shore*、*Snow in August*、*Cold Literature*、*Escape and The Man Who Questions Death* 等。中譯作品有貝克特 (Samuel Beckett) 的《等待果陀》(*Waiting for Godot*)、熱內 (Jean Genet) 的《死亡實驗室》(*Haute Surveillance*)、華薩文 (Dale Wasserman) 的《拉硬柴的夢遊騎士》(*Man of La Mancha*)、米勒 (Arthur Miller) 的《推銷員之死》(*Death of a Salesman*) 等。方氏並為《香港戲劇學刊》、《翻譯學報》等學術期刊的編輯，近年致力研究香港話劇，與中國藝術研究院的田本相教授合作主持《香港話劇史》研究計劃。

人道，法國南部是人間樂土。2006 年的夏天，我到了普羅旺斯大學 (Université de Provence) 當訪問學人，在當地的雅思城 (Aix) 住了一個月，感受尤深。一個地方，除了風光明媚之外，最重要的是人，從人身上，我們可以看到那個地方的氣質，就是所謂有「靈」，而這種靈就顯示於人和所居地的關係。人俗，地方就俗；相反，人有清高的性格，地方也就顯得秀麗不凡。劉禹錫的《陋室銘》說：「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就是這個意思。雅思城是法國南部一個文化重鎮，從前是意大利和法國之間的樞紐城市，建於公元前 300 年，二千年來累積了不少歷史，到處都是珍貴的古跡，尤其在古城區，差不多每走一步就是歷史。區內有些小街道，只容一輛法國產的標緻 (Peugeot) 小汽車駛過，左右只餘數寸。也有很多小店舖，賣吃的最多，餐館和茶座盡



▲ Aix 市中心的咖啡座





**殷巧兒**，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畢業，又取得中大教育學院教育文憑。曾任中學教師及香港電台教育電視總監。退休後一直致力推廣教育及文化等義務工作。現為香港藝術發展局成員、德育關注組成員、香港中文大學校董、聯合書院校董、中大校友評議會主席、粵語正音推廣協會主席、中大校友會聯會張煊昌中學校監及明我幼稚園校監。2004年獲頒香港特別行政區榮譽勳章，2005年獲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委任為太平紳士，同年更獲香港中文大學頒授榮譽院士銜。

## 再記般含道上的往日情懷

記得在聯合書院四十周年時曾發表過〈般含道上的往日情懷〉。轉眼又十年。正值聯合書院慶祝五十周年，何萬森師兄囑咐撰文匯編，我那敢不從。至於寫甚麼？當然又是昔日記憶所及的往事。十年前不是寫過了嗎？是，但還有很多，好像永遠寫不完。

入讀香港中文大學，選擇了聯合書院，是我生命中的一份緣。回想1965年，我還在港島半山一所英文中學讀中六低年級(Lower Six)，再多一年完成中六高年級(Upper Six)課程即可考進香港大學。在我當時就讀的中學，大部分學生都以香港大學為升學目標，萬一失手便放洋留學。那是當年一般英文書院學生所走的路。可是我偏作了另一個決定：我報考了香港中文大學，並選擇了入讀當時位於般含道的聯合書院。回想當我作這決定時，我的父母、親友、中學校長、老師，以至同學，無不感到意外。時至今日，在偶爾與昔日中學同學相聚時，她們仍會重提當年我「離隊」進入中大的舊事。不過說真的，如果能夠時光倒流，如果能夠讓我再作一次抉擇，我仍是會選擇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

回想在般含道四年大學的光景，感受最深的是一份自強不息、務實、包容的聯合精神。20世紀60年代的中文大學正在起步之初，地位遠不及當時的香港大學；而聯合書院又是三間中大創校成員書院中最小的一員。雖由五間大專院校(廣僑、光夏、華僑、文化四書院及平正會計專科學校)合併而成，但當時聯合書院的規模和資源，仍然遠遠落後於其他兩間中大成員書院(崇基和新亞)。在這種困難及弱勢環境下，聯合全體員生，包括